

北



列傳卷第三十三

北史四十五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沈文秀

張儼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張烈

李叔彪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

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

順宗兄叔寶仕宋齊竝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

頗以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歷官為羽林監齊高

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為寧蠻長史廣平

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事明帝輔政以為心

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卽位以為
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拜
叔業為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
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
父儀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耳齊帝崩廢帝
卽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
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
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
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

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為南兖州齊廢主嬖臣茹
法珍王暄之等疑其有異去來者竝云叔業北
入叔業兄子植颺瑜榮等棄毋奔壽陽法珍等
以其既在壇場且欲羈縻之白齊主遣中書舍
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
懼不已時梁武帝為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
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
據襄陽輒當戮力自保若不介回面向北不失
河南公梁武報曰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

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萬人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絕矣叔業沉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

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蒨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蒨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

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勲封上蔡伯
為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在縣
遷岐州刺史為隴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為
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芬之弟藹之字幼
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藹之師
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長兄子彥先少
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彥先封雍丘縣子位
勃海相卒謚曰惠恭彥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
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救為別將行勃海郡

事城陷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
弟威起卒於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彥
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
李宗居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人數千家汎
舟南走高原謂宗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
子十四人於梁宗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
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
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
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

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
植為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
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罪以表
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
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
無怵兗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
許深以為怵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
恠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
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

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
譏毀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
應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
于忠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
植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
達云受植子旨遂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
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又矯詔殺之朝
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之後剪
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於嵩高之陰初

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雋等同時見害後
祚雋事雪加贈而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勃
海刁冲上疏訟之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
乃改葬植母夏侯道遷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
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幅不見小有罪過必束
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
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清植在瀛州也其母
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
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竝亦奴僕之

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
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同居
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譏焉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
入魏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為
賊所殺進爵為侯宣武以颺勲效未立而卒其
子炯不得襲封明帝初炯行貨於執事乃封城

平縣伯炯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
門領軍元義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
揚州大中正進爵為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
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
州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
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
於勃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
亮封舒縣子沉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
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

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
京師雍時為州牧粲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
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頰及坐定謂粲
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
免後宣武聞粲善自擲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
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恒懼不測
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
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
謁粲候肇唯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

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
學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
經史終為知音所輕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
明帝釋奠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
洛以粲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
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為中書令後
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

曰昔北海入朝暨竊神器爾日卿戒之以酒今
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酒故諫
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
來譽仍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
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
人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
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
翔寇亂三齊粲唯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

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貞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堅辭朝命上表請隱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內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

昌初梁將曹敬宗寇荊州詔衍為別將與恒農太守王熙救荊州衍大破之荊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

光梁祐崔高容閻慶胤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
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
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
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
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
卒改封夏陽縣子絳襲絳弟遠字季雲性麤放
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
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
每出行返家人或問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

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
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于勢京師士子翕
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
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
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
大志故遣子芬之為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
陽太守坐事免後拜貞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
軍告裴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
病卒臨亡見植為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

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鬚善言笑入魏
卒於勃海太守兄椿齡薛安都於彭城內附除
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
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
相高陽王雍之婿為豫州刺史為政殘暴百姓
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
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地人叔業從姑子也
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
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

聲稱歷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
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
然養志不歷權門卒於京兆內史崔高容清河
人博學善文辭美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
為楊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閭慶胤天水
人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覺忘疲卒
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其子虬傳拜魏郡將軍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
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

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覓不知所在訪問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陽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擊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江悅之等推道遷為

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續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為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報為微遂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頻表解州宣武

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 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炫樂國秩歲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史為政清嚴善禁盜賊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頽與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

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之議欲更以三百戶封頽與會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唯有子數人長子夫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夫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饑寒初道遷知夫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夫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夫心驚懼謂人曰世

寶為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
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父
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
之見其衣濕謂夫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
夫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
卒夫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於是昏酣
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
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
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銀鹿太守初夫與南人辛

誼更遵江文遙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
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
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
共歡饗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
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夫在
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
無語耳夫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
即僵仆狀若被毆夫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
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噴

賁僧明便悟而欣宗鬼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
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
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閱徹于公庭子籍
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
目癩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
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大位咸陽太守道遷
之謀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
中姜永等皆參其勲末道珍為齊州東平原相
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玄孫也歷涉書傳

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辛毗後也有文學位
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
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
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為奇士歷覽史
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
陽環堵弊廬多與雋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
宦情後為饒安縣令罷卒入美觀錄少府大夫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晉司徒胤之八世孫也胤
子順璠及孫沉志皆有名宦沉孫根仕慕容寶

為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為裴叔業司馬帶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為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為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為濫酷州內

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俱多有部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綱佐餞別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

今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
爵為子會頑駭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
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荅之房乃通其弟機因
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
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
未斂便剥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
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
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率

後法友與裴植追成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
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胸
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胸山敗沒遂停十年恬
靜自安不覓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廉和著
稱又徙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
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又兼賂又父繼為司
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郾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
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

愛墳典仕齊為軍主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
謀歸誠除南徐州刺史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
刺史政任於刑為人所怨有受納之響為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為河北太守有清稱
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閣元羅領軍元
又弟也曾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翻復為郡當
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為郡
始在下官卒贈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
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

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位東
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
軍攻討為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
騎常侍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竝為
宋武所誅悅之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
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仕齊為後軍將
軍部曲稱衆千有餘人梁初以討滅劉季連功
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圖南鄭悅

之大破氏衆還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季忻榮張元
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
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
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克全勲款悅之天寶有
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
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文道少
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
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

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
屏人密問於是人所疾苦大盜名姓奸猾吏長
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劫息止政為雍州諸郡
之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
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
介在羣賊之外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
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
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
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

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携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中人後世居蜀漢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為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嘆景明中自漢歸魏陳伐蜀計

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騎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劔戊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禽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

孝昌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史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南史有傳文秀仕宋位青州刺史和平六年宋明帝殺其主子業文秀與諸州推立子業弟子勛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道固俱以州降魏宋遣其弟文景來諭之文秀復歸宋為刺史如故後慕容白曜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白曜既下歷城乃并力

攻討自夏至春始剋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獻文重其節義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

刺史假吳郡公守清貧而政寬不能禁止盜賊
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冲後為
徐州冠軍長史坐據連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
孝文詔保冲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
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
滑稽多智文秀板為長史督齊郡州府事一以
委之卒于京師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
秋卿父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

徐州刺史

史及平徐充讜乃歸順於尉元亦表授東徐州
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為刺史後至京
師禮遇亞於薛舉賜爵平陸侯讜性開通篤於
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未姻咸相敬視李敷李
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
史謚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
墓久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
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為徐

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
父歸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樂陵太守敬叔武
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
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為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
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
掠賜中官為婢皇甫遂作癡不能梳沐後讜為
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恠其
納財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
南人竒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

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
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无子安世正始中
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為客積年出為東河
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
後叔父眈眈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
蜀梁武命眈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
遂改授眈眈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
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蜀計將軍高肇

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次晉壽宣武晏駕
班師後以客例除負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
幹以大功不就家耻木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
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冲無
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及三
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
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
卒衆士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
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

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風起迎者求萬一之
功高壁深壘主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
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
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群妖自散於是詔
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
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
中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
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尔朱榮從弟世隆
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

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舡俄然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沒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竒計

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

十曇襲爵

高曆二十年刊

七史列傳卷三十三

三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大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魏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為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以藻為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款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為駸奴戍主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

改鎮為岐州以藻為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皆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氏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

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
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
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
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拜藻為太尉司馬卒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啓
為其國郎中令襲子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
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
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

自青州入魏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
執鞬橋到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
不能答請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
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
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竝老饑寒
才數年賴其強於人事戮力傭巧得以存立晚
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
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又以永
為王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

文曰已選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將魯康祖趙公政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為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營東西二伏俠擊之康祖等奔趣淮水火既竟起不能記其本

濟遂望永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禽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帝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男帝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

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銳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為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魏密通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為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公准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

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晝夜不至深以為憂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

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柰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為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乃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

人非其所長故在任無多聲稱後為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芒於平坦處奮才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遣勅子叔偉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

傳百三十一 北史列傳卷三十三 三十一
偉稱父命欲葬北芒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
求歸葬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
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
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
母於舊鄉賈於此強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
能仰葬已數十年矣棺為桑棗根所遶束去地
尺餘甚為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恠叔
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
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永武而不得永文

傳豎眼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伯子邁石季龍
太常祖父融南徙度河家于磐陽為鄉閭所重
性豪俠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
自負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
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
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
人曰唯有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
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傳靈越可解此文融謂
其三子文武才幹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

曰汝聞之不萬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議文也好
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
謨寇礮礮時融始死玄謨強引靈慶為軍主將
攻城攻車為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
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
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
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
援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
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為斌法曹參

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為信密令壯健者
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
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法
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
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
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為臨齊副將
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
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為冀州中
從事乾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

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為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舡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臨齊人知判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愆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為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越奮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

丹楊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兗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為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鷄肉葵菜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為太原太守升城後舉兵同孝武子子勛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為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傳靈越也汝得賊行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劭劭躬自慰勞靈越曰人生歸於

萬曆二十九年 三十四
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詣建康宋明帝欲
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
也泥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
之且竒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為參軍以軍功累
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
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剋捷豎眼性既清
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祿粟帛皆以饗賜夷
首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為本保境安人不
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檢

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
化思為魏人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
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
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計之以豎
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
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
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
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
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

之豎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
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
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
眼至州白水巴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
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
被重創奔而退小劔大劔賊亦指城西走益州
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驛騾馬一匹寶劔一口
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
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不堪綜理

其子敬紹嶮暴不仁聚貨航色甚為人害遠近
怨望尋假鎮南休軍都督梁西益巴三州諸軍
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
萬人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
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為殘害
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
鄭令其妾兄唐崑嶠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
謀為內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
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

左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
子敬和次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
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為益州刺史至
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為梁將樊
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
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
復以耽酒為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
烈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憐為慕容儁尚書右

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
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
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
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為
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
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禧慮
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
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
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讚之遂除順

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崔慧景攻圍之
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
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
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
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
即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
十餘年頻遇凶險烈為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
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
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

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黃門侍郎光祿
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為青州刺史時議
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恐不宜
出為本州改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人安之後
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為親類所慕卒於
家烈先為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
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
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
弟僧皓字山容歷涉群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

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
世號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錐巨萬他
貧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
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
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
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李叔彪勃海脩人也從祖金神嘉中與高允俱
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為
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

間邢巒並相親友二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
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歷中書侍郎
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
州事為吏人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
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
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脩
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
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
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特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特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特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深貪暴肆意特慶每盡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壁給事中特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後兼負外常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歷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為東荊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起為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祿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銓悅等並歷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

慶並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群書為
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
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
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安之孝昌中為
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行臺卒
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為長樂太守時葛榮
攻信都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

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
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為車騎將軍左
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
後在州為吏人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
至尚書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開解几
案稍遷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
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

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
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寅啓云所統
十萬食唯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令已下
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校計寶寅兵糧
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後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
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
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內二界
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
刺史卒官

論曰壽春形勝南鄭要嶮乃建鄴之腐髀成都
之喉盍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起
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以大啓茅賦兼列旄旗
固其宜矣植不怕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顛覆
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雖復
因人成事亦為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名有
志竟不遂也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直身蒙
嘉禮遂乃子免刑戮在我欲其罵人忠義可不
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李苗

以文武幹局沉毅過人臨難慨然奮斯大節蹈忠履義沒而後已仁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劉藻傳永豎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豎眼加以撫邊導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已優乎抑又魏世良牧張烈早有氣尚名輩見知趣捨沉浮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彩詞涉亦當年之俊又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官咸享名器各有由也列傳第三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耀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

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
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伏強豪寄命衣食又
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
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脩
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
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
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
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

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
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
權不可恒隨滄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滄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
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
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
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
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
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

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
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
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
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
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
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上封事
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筆早卒紹後

聞筆聲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
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
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開候旦紹於衆
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中諸人
尋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後
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

元襲爵光祿大夫尚書式對帳監日宣十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
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
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
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
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
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
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
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

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
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
不可遂除故敷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
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
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
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
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
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
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

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哀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亡心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何用射為又七

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以盡行然後奏裡首之章宣矍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荅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

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祔皆以

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

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
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
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
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
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
命為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
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
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

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
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
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
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
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
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
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

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
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
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
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
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
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
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
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

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
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
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
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
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
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
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
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
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

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
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
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
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
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
聞胡家穿墻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
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剋惟允
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充錫褒假鸞

燾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
亦可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
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
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
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太上恐乖
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
垂至戒啓聖情伏願淳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

不踰之稱則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
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
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
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
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
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
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
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蟲小藝微或相許至
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

咸以太后當朝志和黨順遂奏曰張普惠辭雖
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
復遣元叉賈璆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
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
傳詔馳驂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
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
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
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

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
才執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一
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
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
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
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
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

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
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
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
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
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
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儷以供其賦奔走以
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
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
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

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
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
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
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
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
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
文思天地屬心百神符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
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
絜誠禋祫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

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法可
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
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
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
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
官剋日蝕豫敕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
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
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
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

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
之胤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
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
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
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
勞而置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
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
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
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

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
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
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普惠
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
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
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
滅繼絕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
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
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

薨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
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
轄相與為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
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
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
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
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
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揚州移還
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

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
運久絕詔普惠以奉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
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
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
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
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
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
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
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

許之宰守因此縮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
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
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
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
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
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
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
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

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諸人不如成
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
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
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
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
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
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
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
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

朝亦不為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
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齊之君
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
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
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
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
高宗為非也昭明相顧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
借緇衣帽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還南日必

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人有光國之譽雖非
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敕
送衣帽給昭明等明日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
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堂侍庾華散騎侍郎
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
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
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
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且齊先主歷事

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憲 平及從者皆相顧
 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
 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也効順欲追蹤陳
 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鑾輿行幸
 肅多扈從敕淹將引若有古咄咄皆使知之行到
 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却朝歌城肅言故
 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
 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
 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

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閒今日重來非所知
 也肅遂伏馬上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
 向聊因戲言遂致齟齬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
 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
 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
 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
 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
 應叙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
 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所屈欲

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
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
賜淹龍殿上馬一疋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
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敕給事力送至
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河淮敕徵淹淹於
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
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去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敕淹與閭龍駒
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逐洛軍次礪礪淹

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敕淹曰
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
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此行
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
賜驛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
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
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
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
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

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
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間
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意如榮
范紹字始孫燉隍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
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事掌奏
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黃門崔光所知帝

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
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
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
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
督中山王英論攻鐘離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
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
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
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

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
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
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
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眾襲益宗語在益宗傳
桃符善恤蠻左為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
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與沮渠氏庫

部郎父生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
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
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
上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
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
召為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即停
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為真
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

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
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
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聞愈欲其
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
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愈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
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愈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
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
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愈遂請行曰綜若誠
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

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摠強
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
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愈曰我為
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
聞愈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
將驗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
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
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
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詒迎愈密語意狀令善酬

荅引愈詣龍牙所龍牙語愈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愈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愈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愈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愈荅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

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為刺客也荅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為設食愈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愈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愈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勗景儁司馬楊髆等競

問北朝士馬多少愈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
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愈定陶縣子除員外散
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
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
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
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
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愈以使持
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
子鵠討破之愈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

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
拔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
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
愈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
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
作所凡有顧問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
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
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

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為大將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加衛大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晉帶十圍甚美初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

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董紹字興遠新蔡銅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為賊鑠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斲與紹言便相器重

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
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
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
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
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
紹還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
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
求擊之云臣當出臨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謂
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荅此紹之壯辭云

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
速行以拒寶夤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為關
右大行臺啓為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
敗賀拔岳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
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
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
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
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
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

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澄作表前後再奏帝尚
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為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
乃命紹為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
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
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
秀才中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
徒江陽王繼召為記室參軍遂為元叉所知又
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

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
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崔光臨
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
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義既賜死
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
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
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託其交道相
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

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
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
其矯詐赫大夫郎中書舍人大昌麻卒公家觀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
達典故強直從官倜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成淹范紹劉桃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
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
能致於此也其時人北史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五

袁翻弟躍躍子聿脩

陽尼從孫固固子休之固從兄藻

賈思伯子固從兄元景

祖瑩子固從兄元景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
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
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
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

沈演遂各陵競沈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
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郎參史
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
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
紹廷尉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
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
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
孫崇等竝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
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

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
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
諸儒論之備矣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
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
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
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
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
室之證既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

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
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
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
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
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
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
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
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
頴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

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
也甚知漢氏徒欲削減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
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
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
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
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
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
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
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

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
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
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
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
踪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
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
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
皆允帖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
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

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煖換非一
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
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
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
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
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於西北
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
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
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

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
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革面
比屋歸仁縣車劍閣豈伊曩載鼓譟金陵復在
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
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
戍階當即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
識字人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
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
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

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強敵即為奴虜如有
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
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
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
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
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
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
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
率犬羊婁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蟣十萬在

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厲其忠款所

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恡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偽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

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
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
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
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
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
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
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
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
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

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
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一主竝宜存之
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
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
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
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
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
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
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

西北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
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
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
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
高車之勅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
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
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
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
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

允乞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
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
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
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
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
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
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
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
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

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
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
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竝
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
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
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
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
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
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進

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
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
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
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
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
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
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

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
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
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
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
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
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
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
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

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
丈人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
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
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稱之累遷司徒
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
私貸軍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义女為妻而王氏
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為定聿脩為首察又國之
司憲知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祕書監天統中詔
與趙郡王叡等議定三禮出為信州刺史即其

本鄉也時久無例莫不榮之為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立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刻練布數百匹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為文以記功德敕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素流之中最為

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在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蓋亦由彥深接引為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笑之語人云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為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為尚書郎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間然弟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

政衰道喪若違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尚書二年出為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大業初卒於太子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
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
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
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
李沖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
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與齊州
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幽州平北府長
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

官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
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
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
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承慶從
弟固曰當今之世宜早五東謝之禍斯以計數

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不
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
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
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

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
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
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
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
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
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
強榦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
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
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
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
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豐
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
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
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
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

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
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
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
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
郡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
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
遂闔門自守著演贖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
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

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為黑在汝口兮汝非
腹蠱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何工矣司閭司忿
言必從矣朋黨噂啗自相同矣浸潤之譖傾人
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人之惡君子恥焉
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
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大疾讒說
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
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維余小子未明茲理
毀與行俱言與覺起我其懲矣我其悔矣豈求

人兮思想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昔粟
罔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
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
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笑曲事親要正路
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
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其音遽條戚施邪媚
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
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嚭營營無極梁丘
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充趙高

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
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尔中下其親其昵
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
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鑒
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
及矣明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諸秀孝考
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敕為僕射李
平行臺七兵郎中平竒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
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竒計先期乘賊獲

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
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
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
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
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
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
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
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

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樂布王脩何
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
多非其人又輕肆搃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
猶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
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
郎府解除前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
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
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
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

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斂初固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將軍又典封爵州博賞四楚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

休之妻馮氏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許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莊帝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次普泰中為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修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

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
大行臺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
上有隱起字文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
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河洛伊為三川大王若
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世人常道我欲
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象初錄
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先是中書專主綸誥魏宣武已來專移門下至
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領

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有人
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
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
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食典御
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
相國齊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
心未一旦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
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

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楮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

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頓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

哀詐滋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術休之谷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年出為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祿卿監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

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踈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

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
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
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
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
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
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
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
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
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
其子辟強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
云先有隙及鄧長顓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
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
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
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
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敕
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
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

議後領中書監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
向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
乃謂所親曰我非蠻奴何忽此授凡此諸事為識
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
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
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
帝平齊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
支尚書元脩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
挈祕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

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黃門侍
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
辛德源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
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
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
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
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夜

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家
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為蓮花形
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提一柱柱遂右
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
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
字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休之亦引入文
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
休之弟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
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

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
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
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
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
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
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
累遷瀛州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
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
 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
 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
 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
 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
 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
 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
 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
 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岸造關

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
 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荅以國步始
 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人隱不從天
 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
 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
 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
 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為齊文襄府墨
 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

及崔悛為崔暹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
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為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
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詔冊并授官未
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後
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
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
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
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
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
王澄之圍鐘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
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
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
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
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
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資其衣物時人為之語
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
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

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
 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
 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為業不好法
 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
 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
 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
 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
 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
 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祭鬯云明堂者天子

太廟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
 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
 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
 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
 堂及大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饗五帝
 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
 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鬯鬯在宮
 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
 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

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鐘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

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作且損益之極極于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施行於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

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
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摠章左个
摠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
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
可按其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
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
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
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
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

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
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
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
曰衰至便驕河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
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乂所寵論者
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僕射
謚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
同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
時俱為鄉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

北史列傳卷三十五
三十九
譽百姓安之元顥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
護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男後與國子祭
酒韓子熙竝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加散騎
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別駕清河崔
光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
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
亡遺誠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
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

士遼西衛人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
十三事思同復駁異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
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
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
同意異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異隆說
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
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
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

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

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躋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
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
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
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
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悲彭
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
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

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
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
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
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
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
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
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
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
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

書莊帝還宮坐為顯作詔罪狀朱榮免官後
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
子坐事繫於廷尉會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
管弦略無存者敕瑩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
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
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
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為
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以文學見重常
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

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為已用而
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
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
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
集行於世子珽襲會稽郡公州侯又受山東
珽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為當
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
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
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聞之時文宣為并州刺

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
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
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
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
率不能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
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
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儻為娛游集諸倡家與
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
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

百餘匹令諸姬擲樗蒲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
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
是魏孝靜帝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
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
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
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
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
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

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
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
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
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恥所
乘老馬常稱騶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
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騶駒姦耳順
尚稱娘子乎時誼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
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盃羅竇太令飲酒者
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祕
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文
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
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
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
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
過典籤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
深荅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
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冠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
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
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
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
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
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
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
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

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謏季瓌等
叔謏以語揚悖悖頰眉荅曰恐不益亡者因此
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
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
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
中郎王士闕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
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
命便令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去珽
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

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承親檢校催遣如此則
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
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
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
遂奉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
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
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
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
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

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
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選典御又奏
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
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為章武太守會楊愔等
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忿敕
中書門下三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
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
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
及卽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

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
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
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
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詰初珽於乾
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
相祇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
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
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
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

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
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
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
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
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
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
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
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
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

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
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
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
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
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
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
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
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
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

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
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為有識所知
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
隳矣帝曰尔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
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
倉振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鏢築
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
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為陛下合金
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

知如何帝又怒曰余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耶
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
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
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
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
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疎外之人竭
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
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最余張良何足可數帝
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

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
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
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考地牢
也乃為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
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
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
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
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沈欲行伊霍事
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

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
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
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
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
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
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
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
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
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為

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口
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
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
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
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
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
光甚惡之造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
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怕
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

止恐誤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

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成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

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
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
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門向
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
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
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
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
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竝依故
事又欲黜諸閣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安

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
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
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
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
為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
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
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
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
以益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

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

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請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誼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

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驛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

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奏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為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

不殞家風景文學義見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
 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修乃惟
 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曰時良孝徵雋才雖多
 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才幹知名竝匡
 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劉傳第三十五
 北史四十七

